

給 我們 自己

贈送

畫插刻木麒麟少類

書叢畫刻木與詩

林 紹 錫 著

出 會 術 美 者 作 年 青 州

給
我
們
自
己

自序

我不懂什麼是悟妙，

更不懂怎樣才高明。

祇憑了一時毫無整理的心情，
便這樣的寫了幾行。

呵，這算得什麼？

不過是個人小小嘗試的過程；

朋友，

請別稱我詩人！

林紹崙

廿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廣州

50896

目錄

自序

目錄

一・今年的秋收·····	1
二・憶西湖·····	3
三・給我們自己·····	7
四・春雨·····	10
五・黑暗的街·····	12
六・血書·····	16
七・我們的進行曲·····	19
八・野祭·····	23
九・是春初的一個早晨·····	27

十・你防備嗎？朋友……………	32
十一・河邊……………	36
十二・大時代的前夜……………	38
十三・戰爭……………	41
後記	

木刻插畫十三幅

今年的秋收

綠色的平原，

茅草的村。

風兒蕭蕭地，蕭蕭地吹，

已是秋深的時候了。

田間裡，

十月的禾是熟黃黃地臥在水面上；

找不見基圍了，也找不見小路，

一片汪汪噢！

農人，愁苦着臉，

你望我，我望你，

一個含着淚嚷：

「天呀！今年的秋收！」

一九三五年秋之某日



天呀！今年的秋收！”

憶西湖

——給我的朋友C君——

山

光的陰森巖然，

水面的蕩紋霞影……

你還記得麼？

那時我們是坐在湖濱。

湖的四週是青草如茵，

水裡有媚人的白蓮。

斜陽的弱光接吻着大自然的一切，
好像疲倦了欲眠。

前邊的歸鳥二三輕輕地飛過水面，
拂水的聲音是一點兒也莫能聽聞。

C 噲，你捏住我的手，指着那些飛鳥說：
『人生呀！那能比這小鳥兒們安平？』

你的神色是這麼悲傷，慌忙，
好像是感着什麼失望的事一樣。
也許是你給湖風吹涼了？

啊，你祇穿一套薄薄的衣裳。

我問你：『心裡有什麼不安？』
你不肯告訴我，祇輕聲一嘆。
你緊緊地抓住我的手，



“人生呀！那能比這小鳥兒們自由！”

滿身流了許多冷汗。……

夜來了，迴繞是這樣黑暗沈沈，

天空上，祇有半鉤新月和幾顆稀星。

你伏在我的肩上喃喃，

似一個孩子伏在他母親的懷裡訴情。

.....

.....

.....

.....

如今，如今，

不覺又是將近兩年。

你已飄流到海外，
消息至今尙未明。

秋風又起了！

蟲兒依舊在悲鳴。

天涯的朋友啊，

你可記得西子湖畔的當晚情景？！

一九三二年秋的黃昏于廣州。

給我們自己

花香也不能使煩鬱的心情安息，

月亮也不像從前一樣的容易開心；

青春我雖不可惜它悄悄地在這樣的人間消逝，

只是，滿腔的義憤，燥急……

就佔據了整個心田。

虎狼般的臉使我不得不犧牲自己的青春，

好雄的聲音使我不能好好地睡眠。

生物總是好閒的，豈獨是人？

可是，看看淋漓的腥血流染滿地鮮鮮，

你的心又怎能安寧？！

狗叫的聲：吠吠吠！

匪已迫近門前。

哥哥，弟弟，此刻已不容我們安眠，

聽呐！鄰家那邊，已呼地呼天，

聲音是這樣慘淡，哀憐！

誰不是從娘胎生出的靈魂？

看呀看，咱們的兄弟給匪慘殺呐，

誰肯袖手旁觀，一聲不鳴？！

我們情願犧牲自己的生命，

決不讓匪徒的茶毒遷延。

無辜的百姓受這歹貨的禍害也不少了，



此刻不是猶豫的時候啦，
此刻更不是悲痛的時辰。

我們該拿起武器喇，準備向匪徒瞄準；
好爲真理爭不平。

爲了真理，

我們可不必顧慮到一切的瘴氣烏烟。

此刻不是猶豫的時候喇，

此刻更不是悲痛的時辰。

握緊拳頭吧！我們一道前進！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夜于東山

春雨

雨，一滴，一滴！

滴穿了庭前，

滴碎了飄流者的心！……

夢裡，依稀看見你那消瘦的形影，

哦，蓬亂的長髮，

襤褸的一身！

你含着雙淚，

好像有無限的心情。

可是，我喚你，你爲甚不應？



“夢裏，依稀看見你那消瘦的形影”

真的麼？這快就變成另外個人！
記得去年我們分手時也是這樣的一個春天，
如今，哦，如今相差不過一年！

雨，一滴，一滴！
滴穿了庭前，
滴碎了飄流者的心！……………

一九三四年春於廣州。

黑暗的街

啊，你這寂靜的，黑暗的街！

已沒有白日那樣擁擠的往來，競爭的買賣。

也沒有白日那樣的光明，

路旁的小燈是不能把一切照分清。

「虎……虎……」的北風狂送了許多飛沙，

白日流浪的人們也不再叫「少奶呀，少爺呀！……」

他們好似是疲倦了，大家睡在路旁，

任人從他的身上踏過，也不怕損傷！

那孩子大概是睡不着吧，

他放聲大哭，呼他的媽媽：

『呀，冷呀！餓呀！……』

北風依然狂號，括了許多飛沙。

『可憐的孩子呀，

快別哭吧，你還哭做什麼？

只怨咱們的命不好，

爸爸還沒有工做。

『咱們並不是無家可歸，

只因那伙生閹雜呀，

打來打去，搶來搶去；

便把咱們的骨肉分飛。

「咱們的家給生閻羅燒了！」

婆婆也給他們打死了！

你姊姊也給他們搶去了！

嘆，什麼也完了！

「可憐的孩子啊，

快別哭吧，你還哭做什麼？

怨只怨咱們的命不好，

爸爸還沒有工做。」

北風依然在吹，吹！

「……呀，冷呀！餓呀！……」也聽不清了。

那孩子也許是睡覺了！



他放聲大哭，呼他的媽媽：
“...呀！冷呀！餓呀！.....”

呵，你這涼靜的，黑暗的街喲！

一九三五年初春于廣州。

血書

我今朝，已把自己的生命決定了，

很堅決的，我情願就戰死在沙場！

我的身體雖然並不健康，但是——

我一定要穿上行軍的衣裳。

看不了敵人的鬼臉，

受不了那惡魔的中傷，

生命也是可貴的，只是，有什麼可惜呢？

爲着將來的光芒！

我今朝，已把自己的生命決定了，

聽啊！這進行的軍歌多麼雄壯！

勇敢的步伐，狂濤般的高唱，

畏縮是一點也沒有了，馬上就想衝上戰場！

戰場：

飛機走在天空上，

炮彈，皮皮地，轟轟地佈滿前方，

但是，想起那惡魔的臉，這有什麼可怕呢？

那鬼樣的可惡，更來得緊張。

我今朝，已把自己的生命決定了，

很堅決的，我情願死在戰場！

死了也是痛快的，

我已寫好血書，留給你作紀念；

我呵，我此去或許不能回來了，

但是，不准你哭，不准你悲傷，
爲了我們的，大家的前途着想，
你也該執緊武器，走上戰場！

廿四年七月廿四日于廣州。



爲了我們的，大家的前途着想，
你也該執緊武器，走上戰場！

我們的進行曲

——獻給我們熱愛「繪畫」的青年——

負

起我們的畫箱，
握緊我們的炭條，

描描，一路走一路描；

描出人間的悲哀與歡笑！

把激蕩着的熱情寄托在濃厚的色調，

把驕躍着的生命力交付給雄壯的線條，

描描，描描描，

描出人生的一切力的燃燒！

我們不必去顧慮人家的攻擊和暗潮，
我們更不應羨慕那勢利者自殺般的無聊，
我們應該撫心細想，什麼是真理呢？
不必去像狂狗一樣的憑空亂跳。

×

×

我

們走在這荆棘的路道，

流了許多冷汗，但一點也不懊惱，

我們願做個衝鋒者嘞，

從黑暗的地獄中去尋一線的光耀！

我們也願做一個園丁，

抓起鋤頭去把這荒蕪園的地開墾。

祇要我們有了真誠和毅力，

看啊，朋友！荆棘叢的歷亂縱橫，行將見到玫瑰花的芳姿窈窕。

那花香可以使沈醉了的人聞了清醒，
也可以使麻木了的人聞了興奮。

疲倦的人們喲！——這是你的刺激，
失望的人們喲！——這是你的慰安。

×

×

負

起我們的畫箱，
握緊我們的炭條，

描喲，一路走一路描；

描出人間的悲哀與歡笑！

哦，悲哀，歡笑：

都付給賦彩或素描……。

描描，人間的深處是埋在那吼叫的怒潮，
潮心裡葬着的東西是永不會全消。

負起我們的畫箱，

握緊我們的炭條，

描描，描描描；

別辜負過今朝。

一九三三年深秋之晨於越秀山小徑中



描嘞，一路走一路描；
描出人間的悲哀與歡笑！

野祭

——紀念亡哥元甫——

想

不到，這裡是你的安息之境！

廣大的荒場上，四顧祇聞淒淒的草聲

你的旁邊是有些野花，蔓草相隣，

那花呀，黃的，白的是格外顯目，格外清鮮。

今天的天氣是這樣煩悶，陰沈，

天空飛着絲絲的細雨，散散的雨點！

我就獨自一人，站在這里半天，

說也說不出半句話，祇呆呆地望住你的碑前。

採得野花一束，就插在你的墓前，

喲，此刻的心情呀，說不盡的此刻心情！……

回

想你永別我們的當年，

我還是病臥在床上，熱昏昏的什麼都分不清。

依稀還記得在朦朧的病中聽你呼我的名，想見我最後的一面：

但爲了迷信的關係吧，媽媽總在騙我，教我不要亂聽。

就是你安葬的那天，



採得野花一束，就插在你的墓前，
喲，此刻的心情呀，說不盡的此刻心情！...

我的病還是依然。

後來還抱病去府城，喲，府城！

雖然是醫好了我的病，但那能治好那創痛的心？！

這樣，這樣我便遠離了故鄉，故鄉，

又溜到那南國繁華的珠江濱上。……

而

今哦，而今！夢一般的不覺又是八年長長！
歸來時，庭園已經變了！變成前後兩樣。

世間到處都是慘淡，荒涼！

放開眼看，四邊都是敵人的眼光，敵人的佈防！

茫，茫，茫，茫，茫，

我好像是迷了路的羔羊！

可是，哥哥，我決不辜負你的熱望！

我願變做一匹駱駝呵，在這沙漠一樣的道上遠征！

追記一九三三年夏南歸省二哥的填時的情感，一九三四年春于廣州。

是春初的一個早晨

是

春初的一個早晨，

我和高君在越秀山上。

高君是描寫他的圖畫，

我是一個人徘徊在這幽靜的路旁。

我流連在這荒寥的山徑，

我留戀這野花蓬草的紛芳；

我不願風雨的侵逼，

我祇曉在這裡徜徉。

瀏覽這春晨的風光！

心裡不知爲甚悵惘！

注神看看前邊的濃霧，

祇感到陣陣的恍惚與懨傷。

我彷彿是失了理性，

我彷彿是個狂人，

我不顧身旁的一切；

我祇高詠心愛的 Mignon。

我哭，我笑，

我笑，我哭；……

喲，這蒼空昊昊，

何處去覓光耀？



我是一個人徘徊在這幽靜的路旁。

×

×

×

憶起數年前的亡哥，

心裏的隱痛也不能再忍

哦，哥哥，

你可知道，你那弱小的弟弟受過人間的多少艱辛！

他隱蓬在他鄉五六年，

吞聲忍淚這人間涼炎的酸楚殊非一言可伸。

他如今還蕩漾在這茫茫的人海，

朝晚所得的酬報祇是增他滿懷的悲憤與傷心。

他近來的臉色蒼白而憔悴得多麼可憐，

他好像仍保持舊性不願多和人類相親。

他是這樣在寂靜的地方常常大發牢騷，
可是，可是在人衆的地方他卻默默寡言。

他的性情是這樣怪僻，
人家都背着他而攻擊。

說他是非人可交，
說他驕傲無聊。

哦，哥哥，

你弟弟的內心的隱痛，畢竟有誰知道？

除了哥哥以外呀，真的：

再也沒有另一個人可把他的苦衷來探討。

宇宙是這樣渺悠無情，
人間是這樣冷淡漠然。

相知的人呀，

祇哥哥一人！

然而，如今喲，如今，

哥哥你已遠離我們！

在這陌生的人羣呀，

天涯何處尋相知！

.....

.....

一九三二·四·四日于雙槐洞厲次。

你防備嗎？朋友！

太平洋的怒濤染上胭脂的血流，

成千成萬的人們彷徨在她底四週。

陰險的惡魔暗設了很多很多的計謀，

朋友，你防備嗎？朋友！

東北的戰事至今尚未全休，

流離失所的兄弟現在還沒有路可投。

想一想當年的情景啊，

無辜的血屍是擺滿了小巷，街頭。

過了很久很久白骨還無人去收，



陰險的惡魔暗設了很多很多的計謀，
朋友，你防備嗎？朋友！

等到積得太多了才馬馬虎虎把它丟在荒坵，
把我們抵抗強姦的姊妹拋在河流，
還強佔去財源的要地，交通的咽喉。

究竟我們是犯了什麼大罪？

不經公理的裁判便受了這許多累？

同是造物之主製出的一個人呵，

爲甚麼咱們的是這樣賤，人家的是這樣貴！？

吃虧還不大要緊，

「長期抵抗」的先生們說：

我們慢慢去設法，

不妨暫時低頭容忍。

可是，漸漸是不行了，……

慘殺是逼到面前。

看看財產就要給人搶去一乾，
生命還要吃彈丸。

朋友，這是什麼時候？

這是什麼年頭？

人吃人的恐怖是越覺緊張了，
呵，我們怎能再溫柔？！

我們更用不着畏縮，悲愁，

我們也不願舒服幽遊。

我們只願把握住時代喲，

吶喊吧！我們只想得到一絲的自由！

多一次的波折便是多一次的經驗，
多一次的痛苦便是多一次的磨練。
嘆苦祇是白受苦惱和白費時間，
吶喊吧！生命終有一天康健！

一九三三年秋于興隆東。

河邊

記不清是冬天的那一個早晨，

我自己散步在河邊。

河的水是十分清，

分明地見得隔岸那個女人的倒影。

她老了，

顏容是很消瘦。

那泣淚的震動的目，

噢，誰欺負她了，

也許和人剛剛口鬥。



噢，誰欺負她了？

老了，畢竟是老了！
那柴樣的手，
一面洗衣裳，
一面發抖。

一九三五年冬之某晨

大時代的前夜

——給我們自己——

美

酒香唇，任他陶醉去吧；
啊，我們可別忘了提防敵人的奸詐。

如

今，四邊都是烏雲滿天，
狂風暴雨是遮蔽了大地的光明。

一切都動搖了，誰相信世界最近不會轉變！
轉變，轉變，

黑夜的盡頭自然是黎明；

唱吧，我們不妨鬧醒在夢中的人們，
好教他等候光明的時代出現！

做 廿世紀的中國人，

隨時都是危險，隨時都是這樣不安定，

生命和財產是這樣的容易犧牲；

可是，真理的代價，到何處去找尋！

別再受騙吧，我們忠厚的人！

睜大眼睛看清楚世界：

誰是我們的朋友？

誰是我們的敵人？

「親善」的高調不見得是真誠；

「和平」的背後卻有槍刀出現；

弱者太受虧了！看吧：

歷史的過程已給了我們不少的教訓。

別再受騙，我們的老實人！

甜言蜜語盡可不必去相信。

戰 鼓響了，

戰雲佈滿目前。

一夜的狂風便把院裡的半開玫瑰打得粉碎而颼零
如今，四週都起了哭笑不停的雜聲。

很嚴重的時候，

啊，我們的大時代快來了！
準備吧，情熱的青年們，
我們是時代裡的一員小兵。

廿四年・「九・一八」之夜于梓園。



準備吧，情熱的青年們，
我們是時代裡的一員小兵。

戰爭

——「一二·二八」並給我們抗敵的戰士——

炮聲隆隆地响，

飛機成行成行飛在天空上。

看呀：這野蠻的帝國主義者是向我們炸擊，開槍。

美麗的樓房，熱鬧的馬路都這麼被燬得慘淡，荒涼！

屍頭是擺滿在路旁，街坊！

腥紅的血汁是染遍了大地，浸透了廣場！

敵人是不停地把我們的文化摧殘，

無辜的同胞還遭那慘酷的死；

但是，哦公理！公理那里聽見人提出它來再唱！

人道，公理……，喲，這不過是強者欺騙弱者所穿上的衣裳！

可是，如今一切都清清楚楚地擺出來了，何必再去多想。

諸叻！舉頭高望：這宇宙那裡有陽光？！

戰士喲，此刻是民族存亡的緊急時候，

但是，別要慌忙呀，更別要憂愁；

祇要睜大眼睛看哦，看清楚敵方的陰謀。

好好險的敵人，哦，我們千萬別上了他那滑頭的當。

我們只握緊拳頭呀，挺直胸膛！

準備着和他肉搏吧！撕碎他那兇毒的心房！



爭呀，爭回我們的真理，爭回生命的光芒！

自己的痛苦！祇有自己去解放！

勇敢地衝上前吧！和黑暗反抗！和障礙鬥爭！

爭呀，爭回我們的真理，爭回生命的光芒！

上，上，上，上，上，……，

一步也不要退讓，更不要怕敵人的刀和槍。

鼓起生平最堅強的意志吧！衝上去和敵人拚個你活我亡！

撕爛他那虛偽的面具，臭氣的衣裳

搶毀他們殺人的利器，威嚇人的刀槍！

上上！上上！上上！爭回中國的自由嚟，勇敢地同這野蠻的帝國主義者戰爭！

一九三四年「一・二八」之夜。

後記

把詩稿印成單行本，就是到如今，自己也覺得是意料不到的事；雖然朋友們屢次的勉勵與催促，但我總遲遲未曾作過這種的打算。

去年的初春，白濤從滬上南歸，我們談起「文藝和木刻聯合」這問題，大家都感到極其必要。覺得想發展新興的木刻藝術，不單祇靠三幾次的「展覽會」，而且還要切實和文學界握手，使彼此溶於一爐，打成一片；其藝術的空氣才不致孤單，才能廣佈於民間。他於是就提議給我刻詩的插畫，作為嘗試。但等我北上重返廣州的時候，已是初秋時節，他也跑到西樵中學教書去了；大家既為衣食奔走，這件事無形中也就擱下。今年春間，白濤回廣州，他告訴我：詩的插畫已開始工作了。但誰料他回西樵去不久便以染病聞，而且竟因病回了故鄉，一直到现在呢！

我自己，既為生活，自然不得不「為他人作嫁衣裳」；終日碌碌，時間是賤價出賣的啊！年少的熱情雖不因此稍減，但冷酷的臉孔卻迫我變成老人；隱痛的心一天一天加重，這件

事也就無心去重提了。

一直到了最近，記得在一個晚上，偶然和少麒談起，他那熱情的勉勵使我慚愧，使我興奮，那沈悶的心境也火樣的燃燒起來；他又表示願意給我刻插畫，且囑我快將詩稿檢出。於是，我翻出舊稿，抄了十三首給他。在半個月裡，他的工作完成了。這集子在最近能出版，少麒在精神上的幫助實在不少；這是該向他感謝的！

這裏的十三首東西，老實說，我並不滿意；不過，好歹到底是自己的產品，棄之未免有點可惜。既不願棄之，自然要存之；那麼，留作過去的一點小小的紀念品也無不可吧。至於它的內容如何，「當局者迷」的我，是無從曉得的；若讀者們肯賜以正確的批評，那是萬幸不過的事了。

最後，要稍加說明的是：這十三首詩中，有一九三二，三三，三四，三五年寫的。在不同的時刻中，因之就很顯明的表露出異常矛盾的情緒來。這也許是情感起伏遺留着的一點痕迹吧。

林紹崙記。一九三五，十二，一日，夜深于廣州東山梓園。

本書著者其他編著：

- | | | |
|---------------|------------|-----|
| (1) 故鄉的路上 | (詩歌集) | 編集中 |
| (2) 晨曲 | (詩歌集) | 編集中 |
| (3) 村水 | (雜感·小品文集) | 編集中 |
| (4) 東關鎮 | (短篇小說集) | 編集中 |
| (5) 藝術雜文 | (論文·漫談·史料) | 編集中 |
| (6) 色彩學講義 | (色彩論理) | 編著中 |
| (7) 繪畫概論 | (繪畫理論) | 編著中 |
| (8) 油畫自選集 | (畫集) | 編集中 |
| (9) 水彩畫自選集 | (畫集) | 編集中 |
| (10) SKETCH—集 | (畫集) | 編集中 |
| (11) 木刻畫初集 | (版畫集) | 編集中 |
-

●廣州青年作者美術會出版部啓●

■ 談與本刻畫叢書之一 ■

給我們自己

定價二角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月初版

一一一〇〇〇册

作

者

林

紹

崙

木刻插畫者

賴

少

麟

封面設計者

鄭

可

出版者

廣州青年作者美術會

發行者

廣州青年作者美術會

代理處

廣州大衆公司	香港萃文書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開明書店	天津志恆書店	北平朔風書店
--------	--------	--------	--------	--------	--------

82

1. 4 1/2
13)

